

## 山陰道上行

### 淺談山水入詩

今天出門遠行，即使是環球之旅，所花時間也不用八十日。全球交通網絡無遠弗屆，旅人都縮地有法，雖然還比不上孫悟空，翻一個筋斗已飛越十萬八千里，但逍遙雲外，日行千里，實在平常不過。

古時交通不便，關山阻隔，但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早已是文人學子的志向。山水與文人，自古就結下不解之緣。諸子之文，不乏涉及山水之論。孔子嘗言“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”，道家講“道法自然”，可見山水入文，古已有之。只是先秦諸子暢論山水，不在於描摹山水的容貌，而是取譬設喻，或以山水作為人格象徵，或用來表述某種生活理想。

以山水作為觀賞對象，遊憩其中，濫觴於秦漢，風行於魏晉、盛唐。漢末仲長統<sup>1</sup>退居田園後著《樂志論》：“躊躇畦苑，遊戲平林；濯清水，追涼風”，抒寫在大自然中怡然自得的心境。魏晉文人好山水，愛遠遊。《世說新語》多處記述時人閑步林野、朗詠長川之樂，如東晉書法家王獻之稱頌會稽（今紹興）山水：“從山陰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發，使人應接不暇”。

南朝詩人謝靈運一生“肆意遊遨”，尤好登高覽勝，嘗帶數百侍從，“伐木開徑”而遊山，以致驚動官府，誤為山賊。謝氏所至之處必賦詩紀遊留念，寫下了多首山水名勝詩，風格清新開朗，如《石壁精舍還湖中作》洋溢遊山玩水、樂而忘返之情：

昏旦變氣候，山水含清暉。  
清暉能娛人，遊子憺忘歸。

唐代社會繁榮，遊樂之風盛行。青年士子在參加科試之前，到各地漫遊，尋訪大好河山和名都勝邑，增長知識閱歷，是當時一種風尚。唐代詩人大多有出外漫遊的經歷。杜甫在二十歲時，遍遊江南明山秀水，登高懷古，訪道尋幽，十分愜意。李白性喜山水，自言“一生好入名山遊”，<sup>2</sup>二十五歲便“仗劍去國，辭親遠遊”。<sup>3</sup>

多姿多采、變幻無窮的山水名勝，既是審美的對象，又是文思的泉源。巍巍泰山、浩浩長江、岩壑深幽的巫峽、煙波浩渺的太湖，以至“日暮風沙裏”的塞外風光，<sup>4</sup>晨昏晴雪，景致各有特色，文人雅士登臨

遊覽，不但紀行寫景，更兼述志抒懷。李白漫遊的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，所到之處，尋訪名勝，佳作不絕，筆下自然景觀展現，天外奇思湧流。一首《蜀道難》，寫盡“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”；《望廬山瀑布》寥寥幾句，一幅壯觀的瀑布飛流圖已躍然紙上：

日照香爐生紫煙，遙看瀑布掛前川。  
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。

峻拔的香爐峯藏在雲煙霧靄之中，遙望瀑布就如從雲端飛流直下，臨空而落，好像銀河從天而降，勢不可當之狀如在眼前，氣魄雄偉，構思奇幻。

歷來模山範水的名篇不計其數，杜甫《望嶽》是其中之一。“嶽”指東嶽泰山，壁立千仞，雄奇壯麗，人文景觀豐厚獨特，吸引歷代文人詩客登臨瞻仰。杜甫寫《望嶽》時，剛開展漫遊旅程。詩中“造化鍾神秀，陰陽割昏曉”二句，力言泰山巍峨高聳，以致山南（向陽）山北（背陰）分割成晝夜迥異的面貌。“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”，“會當”意即“一定要”，表現出不怕困難，敢於攀登絕頂，俯視一切的雄心氣概，豪情壯語，境界高遠，難怪這兩句詩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傳頌。

遨遊山林，吟風詠月，還可以排難解憂。唐代詩人，往往在縱覽奇麗的山水中，舒散了胸中的鬱結。李白在《江夏贈書南陵冰》一詩中明言“有似山開萬里雲，四望青天解人悶”。另一首名作《獨坐敬亭山》，

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

《老子》第六十四章